

秩序的毁灭与重建:《李尔王》中的宇宙图景*

杨章辉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呈现的宇宙从毁灭到重建的图景是统一在大宇宙、个人小宇宙和社会这三个层次上的。三者之间相互对应,互为一体,统一在宇宙重建的主题下。宇宙重建源于宇宙秩序的破坏。宇宙和谐的打破促使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重申了宇宙重建这一“世纪主题”,并呼唤仁爱的回归。由此加深了人们的宇宙人生意识。使他们的宇宙世界里充满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万物秩序井然又紧密联系的仁慈和爱。

[关键词] 《李尔王》;宇宙观;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期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7)02-0138-04

从宇宙观的角度来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文章在国内外都很多。但专门论述《李尔王》的却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李尔悲剧的线索入手,以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传统宇宙观为视角来探讨该剧所反映出的宇宙秩序的破坏与重建及仁爱在宇宙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宇宙重建构成了该剧的内在主题。^{[1](p145)}而宇宙重建又具体体现在大宇宙、小宇宙和社会三个层次上。这三者中蕴含的和谐构成了整个宇宙的和谐。和谐是宇宙正常运行的普遍反映,仁爱是推动宇宙和谐运转的原动力。^{[2](p175)}爱是和谐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和谐。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宇宙观继承了西方古老的宇宙论,即“毕达哥拉斯-托勒密宇宙论”。^{[3](p102-103)}根据这一宇宙观,宇宙是一个神性、和谐的整体。在这个和谐的整体中,上帝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接下来是各级天使,然后是人、低级动物、植物,处于最底层的是无生命的砾石。这就是伟大的“存在之链”。^{[4](p17)}在“存在之链”上,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各就各位,从而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同时又神性和谐的秩序。

莎士比亚在作品中特别突出大宇宙等级、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性。大宇宙的运行秩序影响着整个宇宙的和谐。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他通过俄底休斯之口道出了大宇宙运行秩序与宇宙和谐的关系:

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出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权威。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I, iii, 86-101)^[5]

大宇宙中秩序与和谐的破坏使整个宇宙间的和谐遭到破坏,并且以具有暴力性和毁灭性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大宇宙秩序的破坏也会影响到与之对应的个人小宇宙,并具体反映在以无数个人小宇宙构成的社会当中。在《李尔王》一开场,这种影响通过葛罗斯特的一段话表现了出来:

最近这一些日蚀月蚀果然不是好兆头;虽然人们凭着天赋的智慧,可以对他们作种种合理的解释,可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却不能否认是上天对人们所施的惩罚。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I, ii, 103-110)

随着剧情的展开,他的话在呈现出来的一副副画面上得到了证实。李尔赶走了小女,葛罗斯特逼走了长子;高纳里尔,里根姐妹俩忤逆不孝,爱德蒙使父亲身受骇人刑罚;高纳里尔与里根对丈夫不忠,为争夺爱德蒙争风吃醋,姐姐毒死了妹妹。这一切表明,

* [收稿日期] 2007-03-05

[作者简介] 杨章辉(1983-),男,云南威信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国家陷入混乱、社会分化、家庭分裂、个人小宇宙的和谐被打破,而荒野上的暴风雨一场则是最为集中的反映。暴风雨象征着大宇宙和谐秩序的打破,也暗示了天道对人间不仁的惩罚。通过这种惩罚,李尔开始思考宇宙秩序破坏后带来的后果,并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宇宙与社会及个人小宇宙的这种相互关系体现了西方传统宇宙观中天人对应的思想。大自然外在的暴风雨和李尔内心的“暴风雨”的对应又将这种天人对应深化为天人感应的关系,从而衬托出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暴风雨促使李尔开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蒂利亚德认为在宇宙存在之链上纵向与横向的对应体系中,每一级存在中占支配地位的“首领”,如人中的王,星体中的太阳以及身体中的头脑,都是相互对应的。^{[6](p27)}由此可见,太阳在诸星中处于中心位置,具有统领群星的作用。并且,太阳承继来自神爱的力量推动了大宇宙的运行,以它的“无上权威”去“洞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当熟睡的李尔在小女身边醒来时,黑夜中的暴风雨过去了,眼前是“明亮的白昼”。(IV, vii, 52)“明亮的白昼”标志着大宇宙中以太阳为中心的诸星体在太阳的作用下又回到了各自的轨道,履行各自的职责。至此,随着剧末社会混乱的结束,大宇宙的顺序逐渐得到恢复,整个宇宙又开始运转如常。

二

传统宇宙论认为,人的灵魂有三重,即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三重灵魂”说表明在人身上也体现了宇宙的存在之链。^{[7](p19)}三重灵魂分别按理性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从上到下有序地排列在个人小宇宙的存在之链上。胡家峦强调“虽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们强调人的灵魂应向更高境界升腾,直至最后达到理性灵魂与之相通的神明,……但是他们也不断发出灵魂可能下降到兽格的警告。”^{[7](p216-217)}这就意味着一旦理性灵魂遭到摧毁,人就会因失去理性而下降为兽格,其灵魂就由处于低一级的动物灵魂支配,人的情感也会暂时取代理智来左右人的活动。李尔在三分国土、评判女儿们对他的爱时不是凭借理性,而是靠个人的一厢情愿。这恰好是动物灵魂的特性,说明了李尔个人小宇宙的内部秩序被打乱。他在处理事情上没有控制住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失去了小宇宙应当具备的理性灵魂。由于小宇宙本身的不完美性质,因而在存在之链上既有可能通过苦难和赎罪通向理想的天堂,也有可能受到魔鬼的诱惑走向万恶的地狱。使李尔最终获得拯救的力量是那有着巨大破坏力的暴风雨。

暴风雨是上苍给予李尔的惩罚,这种惩罚通过他的发疯集体反映出来。发疯具有丰富的涵义,正如奈茨指出的那样:“李尔疯了的意义,在于他不再受制于李尔的‘自我’。”^{[8](p53)}发疯象征着李尔毫无顾忌地抛弃了桎梏他理性灵魂的虚荣与浮华,开始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等一系列宇宙人生问题的追寻,重新审视宇宙人生中的一切关系,认识自我,并通过苦难获得智慧。犹如葛罗斯特在失明后才明辨是非一样,此时的李尔也

不再受制于迷人理性的假象。

《李尔王》体现出的是人的灵魂从理性灵魂到动物灵魂、再从动物灵魂到人应该具有的理性灵魂的失落与回归的过程。这充分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对小宇宙理性回归的渴望。^{[9](p51)}李尔通过苦难,认识到了自我与大宇宙,恢复了理性灵魂,获得小女的宽恕,在仁爱中经历了一次重生。在暴风雨无情的鞭打下,他的个人小宇宙彻底崩溃,理智全失,变得与动物无几。然而也就是在看似动物的他的身上却开始表达出了人性中最崇高的东西——他开始替别人设想了: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鸣,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的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想到这种事情了!(III, iv, 28-33)

“我一向太没想到这种事情了!”以前作为一国之君的李尔从来不会这么讲的,因为那时候他高傲的心中只有自己。然而此刻别人的苦难和穷困唤起了他人性中的怜悯之情。他同情他们。他这样呼吁到:

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III, iv, 34-36)

这绝不是由于情感失控而说的疯话。这是人性中的理性赋予情感以宣泄的权利,是他发自内心的去关爱别人。正如杨周翰先生所说,“这固然反映作者对穷苦人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细节来肯定仁爱的原则。”^{[10](p182)}不仅如此,这一细节还暗示了李尔已开始对广大人类建立了新的关系。李尔过去的要求是完全占有,是考狄尼娅不肯伪称愿意交出来的“一切”。现在他讲的却是人人的需要。在茅屋前的那一场里,李尔愿和弄臣分享那些“微贱的东西”(“来,孩子,你先走。”III, iv, 26),他说:“可怜的傻小子,我心里还留着一块地方为你悲伤哩。”(III, ii, 72-73)

以前的李尔以身外之物来衡量人性中的爱。此时他已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仅以需要为限,便跟兽性世界没有两样了。面对一无所有的疯子爱德伽,他这样感叹到:

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嘿!我们这三个人都已经失掉了本来面目,只有你才保留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时代,不过是像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脱下来,脱下来,你们这些身外之物!来,松开我的纽扣。(III, iv, 100-106)

正是在爱德伽身上李尔充分认识了人这个小宇宙,并帮助他恢复了理性灵魂。随着理性的恢复,仁爱也回归了李尔的个人小宇宙。因此隐含在他灵魂中的一切好的东西现露了出来,他宽大仁慈,温和待人,对不幸者充满同情;他勇敢地对小女考狄尼娅当面认错,勇敢地面对公平与正义。伴随着和谐的音乐,他那被打破的小宇宙谐和得到了恢复。李尔醒来后得到了小女的原谅,受到了几位忠臣的拥戴,在生命中最后一次感受了作为君王的人的尊

严,完成了人与自我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三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莎士比亚在所有作品中追求的社会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构成了人与社会的和谐。西方传统宇宙论认为,作为君王的个人小宇宙,其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君王往往被隐喻为存在之链上统治尘世的原动力,以正义和仁爱推动社会的和谐运行。由此可见,国家陷入混乱是源自君王统治的失误,好比太阳的出错使诸星离开常轨。李尔由于理性灵魂的丧失,逐渐失去了推动社会小宇宙正常运转的原动力,从而使人间极其必要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仁爱和正义是一个理想君王应有的品质。在《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就道出了这种品质的重要性:

仁爱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仁爱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利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IV, I, 184 - 195)

在《李尔王》中因为人与人之间,家庭内部及社会中仁爱与正义的减少,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宇宙重建的必要性,从而唤醒了他们的宇宙人生意识。^{[1](p141)}呼唤仁爱回归的呼声也变得强烈起来。因此荒野上的李尔高呼:“暴风雨啊,打碎大自然的模型,把培育出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统统泼掉。”(III, ii, 6 - 9)这分明是在向人们昭示要把人类社会中不仁义的东西除掉,让作为推动力的仁爱与正义重建宇宙的秩序。

在本剧一开场就显示了在李尔的国度里无所谓仁慈与正义。作为一国之君,他缺乏对国家、臣民的爱。这体现在他三分国土、驱逐忠臣上。三分国土说明了他对国家不负责,只将其作为私人财产任意分割;不听忠臣肯特之言,不明辨是非就将其逐出境外,说明了他缺乏对臣子的关心和体察;身为三个女儿的父亲,在分配她们的“妆奁”时,李尔就表现出言行的不一致。“康华尔贤婿,还有同样是我心爱的奥本尼贤婿,为了预防他日的争执”(I, i, 40 - 41)“你们中间那一个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I, i, 50 - 52)这既显示了他对她们的不公平,埋下他日争执的祸患,也表明他把爱凭借感情给量化了。

君主作为国家的主宰与宇宙中每一等级的中心一一对应。有如太阳统领群星,君王也统辖着整个社会小宇宙。君王是社会的中心,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英国莎评家奈特对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他强调,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世人生活结构的中心就是君主,“不管我们今天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君主在当时的意义。”^{[11](p12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最终理解李尔错误的决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他凭借个人意志将国土三分预示着国家从一个统一体走向了分裂。这完全与宇宙和谐的秩序性相悖。他的一意孤行打破了宇宙神性和谐的秩序,而一旦宇宙的秩序被打破,灾难就会发生。反过来,要想避免灾难,就需要重新恢复宇宙的秩序,莎士比亚把这个重任放在了仁慈而和善的奥本尼公爵身上。

奥本尼在剧尾的出场在全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勇于承担责任,请求爱德伽和肯特帮其主持大政,培养受伤的国本。这象征着旧的、遭诅咒的、腐烂的秩序的毁灭和新的、合乎天意的、强大的新秩序的重建。这一内涵丰富的象征表明了莎士比亚在剧中所要表达的宇宙完美的终极目的,即仁爱的回归,宇宙秩序的重建。总之,《李尔王》中社会小宇宙的秩序从破坏、毁灭到重建这一进程深刻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

宇宙即和谐。宇宙重建就是宇宙和谐的重建。如何达到和谐呢?杨周翰先生总结说:“莎士比亚一贯认为只有仁慈才能达到和谐。”^{[12](p33)}杨先生还认为莎士比亚在诗歌和戏剧中提出的见解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即“爱征服一切,让我们屈服于爱吧。”和“宇宙和谐地歌唱”。^{[12](p39)}由此可见爱与和谐在文艺复兴时期宇宙观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重要性。爱是宇宙正常运转的原动力。只有爱才能使个人小宇宙达到和谐,从而使整个宇宙秩序得以重建。

奈茨认为,“所谓爱并不是一种感情,爱虽然是个人的,却也有—种非个人的忘我的品质。”^{[8](p63)}具有这种品质的个人小宇宙与大宇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充分揭示了宇宙整个体系显示出的是“合作的、有规矩的、协和的品德。”^{[13](p89)}考狄尼娅不计前嫌以爱慰藉父亲,宽恕父亲。她的爱是—与宇宙的自然法则一致的。她没像两位姐姐那样夸大对父亲的爱。她爱父亲只是因为她应该爱他,因为“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I, i, 91 - 92)该剧所表达的爱就是这个含义。因为“人生要没有爱便成为相互竞争的利己主义,成为毫无意义的混乱;爱是智慧清醒的条件,爱是人格成长的中心动力,它不受为我主义与逃脱责任的妨碍,它是真正的自我肯定的人生与活力的唯一基础。”^{[8](p72)}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呈现的宇宙从毁灭到重建的图景是统一在大宇宙、个人小宇宙和社会这三个层次上的。三者之间相互对应,互为—体,统一在宇宙重建的主题下。宇宙重建源于宇宙秩序的破坏。宇宙和谐的打破促使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重申了宇宙重建这一“世纪主题”,并呼唤仁爱的回归。由此加深了人们的宇宙人生意识。使他们的宇宙世界里充满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万物秩序井然又紧密联系的仁慈和爱。

[参考文献]

- [1] 晏奎. 生命的礼赞—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MacDonald, Michael. “Science, Magic, and Folklore” [A]. in William Shakespeare: His World, His Work, His Influence [C]. Andrews, John F., ed. 3 Vo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175 - 194.
- [3] Heninger, S. K., Jr. Touches of the Sweet Harmony: Pythagorean Cosmology and Renaissance Poetics [M]. San Marino: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74.
- [4] Elton, W. R. “Shakespeare and the Thought of His Age” [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

ies [C]. Stanley Wells, e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17 - 34.

[5]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Z]. 朱生豪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6] Tillyard, E. M. W.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3.

[7] 胡家峦. 历史的星空: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 Knights, L. C. Some Shakespearean Themes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9.

[9] 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10] 杨周翰等. 欧洲文学史(上)[C].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1] Knight, G. Wilson. The Wheel of Fir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an Tragedy with Three New Essays [M]. 4th Ed, London: Methuen and Company, 1959.

[12] 杨周翰. 攻玉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13] Danby, John. Shakespeare's Doctrine of Nature: A Study of King Lear [M]. London: Faber&Faber, 1949.

(责任编辑: 红尘, 朱德东)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the cosmic image in King Lear

YANG Zhang -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of universe from destruction to reconstruction, which was shown in William Shakespeare's King Lear, was established on such three levels as large universe, small individual universe and the society. The three elements are corresponded each other, integrated and united in the theme of reconstruction. Cosmic reconstruction results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cosmic order. The destruction of cosmic harmony makes Shakespeare restate cosmic reconstruction, which is the century theme in King Lear, and call the return of benevolence, as a resul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is deepened by human beings. Benevolence and love,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in order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oneself,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human beings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re full of the universe.

Keywords: King Lear; cosmology; William Shakespeare; Renaissance

《重庆蓝皮书·重庆新闻出版业发展报告》已经正式出版

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社科院联合编撰的中国首部地方新闻出版蓝皮书——《重庆新闻出版业发展报告》于2007年1月正式面世。据介绍,这部书是全市新闻出版界十年奋斗历程和对未来战略思考的真实记录,对促进重庆新闻出版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学报编辑部主任朱高建参加了其中《重庆期刊业发展战略选择》部分的写作。